

关注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曲胡传承人肖红红:

努力让传统乐器奏出强音

双手抚握琴弦,右手拉动琴弓,两眼微闭,双脚稳稳着地,手指在琴杆上下翻飞,曲胡最后的试音工作结束,一把音质清脆的曲胡就在肖红红手中完成了。肖红红作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胡制作代表性传人,7月15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她。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肖红红正在制作曲胡配件。

1 生于乐器制作世家

今年37岁的肖红红,身材瘦弱,透出匠人的细腻和浓浓的艺术气息。她告诉记者,肖氏曲胡制作技艺可以追溯到她的曾祖父时代,从她的曾祖父开始制作曲胡,至今已经有近110年的历史。

在她5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内,堆满了制作曲胡的配件,墙边堆放着凿孔机、刨光机等工具。她的丈夫宗志远正在将一把试音完成的紫檀曲胡打包,准备发往郑州。

虽然肖红红才37岁,学习曲胡制作却有20多年。肖红红出生在乐器制作世家,他的爷爷在郑州乐器厂工作,肖红红高中毕业后就一直跟随爷爷和父亲专门学习曲胡的制作。而她的丈夫宗志远自两人2007年结婚以来,耳濡目染,也开始学习曲胡的制作。

或许是由于乐器制作的枯燥乏味,在乐器制作这个行业似乎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肖红红却坚持了下来。制作曲胡是一个很精细的过程,在用锉刀的过程中,手被锉伤流血是常事;特别是在冬天,有时手冻得都没有知觉,可拿起锉刀的那一刻,浑身的力量似乎都聚集在手上。

“每次看到自己制作的曲胡发出清脆的响音时,就有很大的成就感,这也正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肖红红感慨地说。



制作完成的曲胡。

2 从设计到完成有数十道工序

曲胡的演奏特点是“揉、打、滑”巧妙结合,其音乐特点是次中音,表现力强,可以模仿各种声音,可以伴奏,又可独奏。为了更好地发挥曲胡的演奏特点,肖红红和宗志远夫妇在制作工艺上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肖红红告诉记者,曲胡的制作技艺主要靠手工完成,整个流程大致分为琴杆制作、琴桶制作、琴托制作、琴轴制作、琴轴和琴杆的安装、琴杆和琴筒的安装、蒙皮、音窗制作、整把曲胡组合、调音等数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细致周到。

“不仅制作程序烦琐严谨,在选材上也很有讲究,比如要选用风干三年以上的琴杆,再做烘干处理,并将琴杆放直,此程序要反复处理,才能让琴杆充分稳定,在使用过程中保持不弯曲。”提起曲胡制作,肖红红打开了话匣子,从原材料弹性模量配比,到制作高低频共振和谐音

的控制技术要点,从曲胡的音色到曲胡表达的情意,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肖红红满脑子的乐器经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她不断学习研究,长年积累的。

肖红红夫妇对制作曲胡的要求,既要曲胡造型优美,手感光滑,更重要的是制作技艺的精准性。每把曲胡制作完成,她和丈夫宗志远都要先行试奏,从中发现优缺点,及时总结、随时修正,并且一一记录在案。

“制作过程中,对每一个琴筒的大小、薄厚,琴杆的长短、粗细,面板材料的优劣、薄厚,蒙皮的薄厚、纹理等都有严格要求。音质要浑厚丰满、穿透力强,音色要甜美、纯净、圆润、明亮、平衡,还要适应各类演奏者的风格与审美情趣。”宗志远说,虽然不同材质的曲胡在质量和价格上有差别,但那只是用料之分,制作技艺与工序上没有差别,这就是中国民族乐器的灵魂。

3 担起传承的重担

肖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它是由肖氏几代传人精心制作的每一把曲胡来体现的。虽然开料、配料等工作已有部分机械替代,不同于传统,但木工、漆工、雕刻、蒙皮等大部分重要工作仍需要手工完成。

制作一件把曲胡,需要多道工序配合。而要想做出高质量的曲胡,就需要有专业的琴师,可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随着西洋乐器的兴起,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从事曲胡的研制,再加上一些老艺人年迈离世,制作曲胡这项古老的技艺正在走向没落。

为了传承百年技艺,2016年,肖红红夫妇拿出3万余元,用于购买曲胡制作所需要的材料,并腾出专门的房间,创办了民族乐器工作室,当作制作曲胡

的场所。

在物质和金钱上进行大量投入的同时,肖红红也不断与专业曲胡玩家相互沟通、交流,商讨曲胡的发展方向和现在面临的问题。“从事民族乐器手工制作的手艺人要耐得住寂寞,不能一劳永逸。这些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使许多人望而生畏。真心愿意学习这种手艺并把它当成一种事业来做的人很少。”肖红红说,不过,最近随着他们的曲胡远销新疆、广州等地获得好评后,让她对民族乐器更有信心。

“曲胡制作在我们家族里已经传承100多年了,随着民族音乐的再次崛起,相信这些古老的技艺定会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会一直传承下去。”肖红红说。

■音乐欣赏漫谈之一

如何“听懂”音乐

□胡心才

经常听朋友说:“你们学音乐的真好,不管是高兴还是忧伤,唱上一首歌,弹上一首曲子,听一段优美的音乐,一切都释怀了,只可惜我没学音乐,听不懂音乐。”

其实这话说对了一半,音乐确实可以陶冶情操,怡人身心,但是音乐并不是音乐人的专利,也没有那么神秘。只要有一双耳朵,谁都可以听得懂音乐。

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教授曾这样说:音乐何需懂?他举了个例子:春秋时期有一个叫俞伯牙的人,琴弹得特别好。有一天,他在弹琴的时候来了一个砍柴人——钟子期。听到俞伯牙弹琴,钟子期张嘴就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泰山”。俞伯牙非常惊讶,因为他就是想表达高山的,一下子就给人听出来了。于是,俞伯牙再来一段表现流水,钟子期一听又说了:“善哉乎鼓琴,汤汤乎流水”。于是两个人成了好友。可是钟子期没多久就死了。自此,不管俞伯牙弹什么,别人全都听不出来。俞伯牙伤心到了极点,把琴给摔了,发誓终身不再演奏。“既然没人能够听懂我的音乐,我还为谁弹琴呢?”留下了一段知音千古难觅的佳话。这个故事后来演变成了“高山流水”的成语,也产生了“知音”一词,可谓妇孺皆知。

故事讲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现在,人类文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听不懂音乐也不足为奇。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一、音乐何需懂?

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所以音乐是人最本真的一种反应。同样一首曲子,有人听着是快乐,有人感受是忧伤,这在音乐欣赏中都是正常的。所以,音乐理解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更不需要用文字化、美术化的方式去解说音乐。

其实,那些搞音乐的和那些音乐爱好者,他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也不管什么懂不懂呢!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严肃音乐高深,我们这帮搞音乐的,刚开始也是啥也听不出来,但是我们接着往下听,这就是区别。

欣赏音乐不一定非要听出那些场景、思想、故事,没有必要非要用那些文学

的、美术化的内容去解说音乐,在音乐中追求那些形象、场景、思想、哲理、故事等内容,其实是用文学化、美术化方式去欣赏音乐,这是一个误区,这个误区给人们欣赏音乐构成了很大的障碍。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这也是严肃音乐,高深难懂,啥也听不出来。同样还是这个作品,把它放到一张轻音乐的唱片里,听起来就变得优美、悦耳、舒服,就能听得下去。

为什么同样一首曲子,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有能欣赏下去和不能欣赏下去这么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把那么多人挡在了音乐艺术大门之外?周海宏教授认为,除了历史的原因,还有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过去多年来我们国家进行的音乐普及工作基本上都是以乐曲解说为核心,于是这种观念就进入了大家的头脑。严肃音乐和通俗音乐不一样,它是有深刻思想内涵的,要想欣赏它,就要理解它,就要了解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主题思想等。经年累月的音乐宣传,强化了人们头脑中本来就有的这个误区。所以周教授提出一个口号叫:“音乐何需懂!”

作为常年在高中教学第一线的音乐教师,笔者在《音乐鉴赏》教学中,也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教学生去分析时代背景、作者意图、可能的场景、故事、思想等,结果老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吃力不讨好。

所以,所谓“听懂”音乐,重要的不是“懂”,而是去感知,去体会,感受纯音乐的美就是音乐自身价值之所在。(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

胡心才,中学高级教师,漯河三高副校长,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漯河市教学标兵,河南省、漯河市骨干教师,漯河市劳动模范,漯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漯河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漯河市文艺评论家学会副会长。

